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国家政治与文化环境底下的 华语电影

The Study of Chinese Fil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laysia Politics and Culture

科目编号：ULSZ 3094

学生姓名：陈嘉怡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陈爱梅 师

呈交日期：2017年11月10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马来西亚电影发展概述	6
第一节 国内电影及政策发展	7
第二节 “亲马来”政策下的华语电影发展	11
第三章 华语电影的崛起	16
第一节 突破点——政治与文化因素	16
第二节 政策修改的成果	21
第四章 两种声浪——马来西亚电影节	26
第一节 论电影节——维护国语权利	26

第二节 电影节的根本价值·····	31
第五章 结语·····	36
参考文献·····	38

国家政治与文化环境底下的 华语电影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4ALB06551

日期：2017年11月10日

摘要

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着种种局限，历经波折方能走向如今这般成就。其坎坷的发展历程是源于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与文化笼罩下，马来执政政府为了维护马来民族主权的产物。华语电影人通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力图推广华语电影，并争取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认纳入“马来西亚电影”当中。华语电影业除了依靠政府政策制定的协助也透过成立中文影视协会和举办金箏奖等得到各界人士广泛地关注。此外，随着各界对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肯定，终究与其他非马来语电影共同踏上与马来语电影竞争的国家平台。

关键词：马来西亚电影；华语电影；政策；政治与文化；社会历史批评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爱梅老师。犹记当初选修论文时，我对论文的题目和范围的选择一直犹豫不绝，有幸在老师的引领和多番讨论下找到了，整理出了一个具体的方向，并定下了如今的研究题目与方向。此外，老师也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我足够的空间与自由，让我免除了不少压力。

其次，于此我要感谢一群在大学生涯中与我并肩作战的好队友，虽然我们并不是同一时期撰写论文，但他们每每会将撰写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转告与我，让我尽可能避免他们曾经遇过的困难，并一起顺利毕业。正因他们的帮助，让我能够更快的掌握研究和撰写的方法，免去了不少“碰壁”的机会。

此外，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由于撰写论文的忙碌，减少了与家人联系的时间和机会。多得家人的体谅以、鼓励与关怀，让我在这段时间倍感温暖。我也要感谢佩琪同学，我们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常常保持联系，也经常询问对方的进度，以达到相互陪伴和督促的效果。我们也会相互询问论文章节的需求等，避免各自的论文有所遗漏。

最后我也衷心感谢各位曾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人，在此无法一一细数，但心中仍是无限感激。我也感恩我自己能够发挥平时不常有的毅力将论文撰写完毕，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已然问心无愧。

第一章 绪论

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发展近年来颇受华裔社会的注目，且普遍认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在社会上各方面的发展皆如同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电影业中的发展一般，受到多方面的打压以及局限。这种认知现象的产生是随着本土社会建构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而文化作为社会建构的一大板块亦与华语电影的发展有所关联。

文化对一个民族而言可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与其主流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包含着多元民族及文化的马来西亚，其文化与政治更是处于相互巩固与牵制的状态。文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某个民族一切物质与非物质文明，可以是建筑、宗教、习俗、语言与服装等。当中又以语言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正如马来民族的谚语所言“Bahasa Jiwa Bangsa”，此句谚语在这片土地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皆因语文除了是反映民族精神的管道，还是能够成为团结整个民族的力量。

独立前，马来亚的马来知识分子在英殖民政府从印度和中国引进大量的外来劳工后，便逐步萌生了攸关土著本土主导地位的忧患意识。鉴于此，马来知识分子们遂通过民族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文体或管道，以便达激发马来民族的醒觉和凝聚自身民族的力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民族积极于参与各种促进国家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同时，也不忘捍卫和保障自身民族的权益。

1946年，马来亚联邦计划（Malayan Union）的推行让马来民族深深地意识到巩固马来文明的重要性，反之将失去原有的权利、地位和尊荣。正因如此，马来民族推翻马来亚联邦计划和成立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同时便已经奠定了马来文明（文化）与马来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于 1957 年马来西亚成立之时，由三大民族所代表的政党共同签署协定，联合组成多民族国家之际，便进一步地确立了马来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处于主导地位。马来文化也因而成为了马来西亚官方认可所的主流文化。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论文以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华语电影在旧有电影政策下的概况与其突破原有困境的因素。是由于笔者自小喜爱看影视类型的作品，但随着年龄增长，发现过往所观赏的华语影视作品十之八九皆是来自香港、台湾或中国，而非产自马来西亚。这让笔者不禁思考，究竟是马来西亚缺乏制作或演绎的人才，抑或存在着其他因素。这也进而引起了笔者对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发展的兴趣。

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仿佛把华语电影的一切困境及限制都归咎于“种族课题”之上，然而笔者认为华语电影发展的局面并非能够以“种族课题”一语概括。反之，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究马来西亚电影业是如何发展至今，当中所牵涉的因素，及探讨马来西亚电影业因族裔的差别而不能享有同等待遇的源头。此外，笔者以追根溯源的方式，找出这些现象产生并演变至今的种种因素，唯此方能在日后政策的改革对症下药，而非围绕在种族课题里持续争论不休。

这项研究想探讨的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势力和主流文化的确立，对当时和往后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发展有着怎么样的影响？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在这个既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底下的处境又是如何。此外，文章亦论及马来西亚的政

治和文化在马来西亚电影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马来西亚电影业的发展趋势对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发展的影响，而当中亦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多元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对少数群体的影响。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本论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借鉴及参考对象，并且引为研究论文的重要辅助。笔者收集了各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如学者研究、新闻报导和剪报及官方政策。聚集前人研究成果和各方面的资料有助于本论文的研究及论证。

笔者在蒐集资料的过程中，至今暂未发现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史的专著，亦未寻获论述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发展的书籍，因此将以研究相关课题学者之论文和社会上的报章新闻和评论文作为主要的文献参考。此外，将其他学者的相关著作为理论的依据以加强论述，如王先霈对社会历史批评的定义等等。

Zakir Hossain Raju 著，彭侃所翻译的〈马来西亚华人的电影想象：作为一种跨国华语电影的“马华电影”〉（Zakir Hossain Raju 著、彭侃所译，2008）提出华裔马来西亚人无论在社会及电影业皆以“他者”的身份存在，而华语电影亦只能作为一种既不是中国电影也不算是马来西亚电影的“跨国的华语电影”。

关志华对马来西亚电影做出了多项研究，如〈怀旧与迷恋——对两部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本土话语的一些思考〉（关志华，2011）和〈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论述〉（关志华，2015）。前者除了分析马来西亚中文主流媒体对两部电影，《初恋红豆冰》、《大日子》“本土性”的定位，也

对马来西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对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发展方向的影响和局限作出了论述。后者则阐释了“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与“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差别与待遇、电影政策的修订，以及其对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带来的影响和马来西亚电影制度的改变与国家历史、政治现况及“马来裔主权”高涨之间的关系。

另外，笔者亦透过 Siti Zabedah Mohd Shariff, Ismail Sualman 与 Eka Diana AdiIrawan 合著的 *Fostering Unity among Malaysians: A Case Study on the Local Film Industry* (Siti Zabedah Mohd Shariff, Ismail Sualman, Eka Diana AdiIrawan, 2014) 和 Jamaluddin Aziz, Hasrul Hashim 与 Faridah Ibrahim 合著的 *Malaysian Film Industry in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Jamaluddin Aziz, Hasrul Hashim, Faridah Ibrahim, 2013)，了解马来西亚电影业的各种危机、挑战和商机、潜能。从中也能得知马来学界的想法，如他们并非一致排斥非马来语电影和认为马来西亚电影富有促进团结的因素等。此外，欲得知电影业的发展概况，少不了涉及国家电影及电影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因此笔者透过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取得马来西亚执行的政策资讯，及透过多年来马来西亚报章获取各个时期的资讯及各界对马来西亚话语电影及有关政策的评论与看法。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透过政府官方网站所提供的资料，得知马来西亚各项有关的政策、法令等，并以相关著作、新闻报导及各种文献资料了解马来西亚电影业的发展概况。笔者将所得的文献进行筛选、分析、归纳和综合，以便于书写过程中能够更有条理地提出论点及论据。为了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于1980至1990年代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反应，笔者到华社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laysia Chinese Studies）查看并收集1986年至今的剪报，以加强文章论述。

此外，笔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也引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并对事件作出评价批评方法（王先霏，2008:64），然而在此论文中，笔者将以社会历史批评作为论文的研究方法，探讨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电影领域中的发展概况。本文将以较为宏观的视角探析马来西亚电影业中，华语电影发展的处境与盛衰，及当中是否或如何受到马来西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非专注于特定的导演或电影作品的讨论。

本文的讨论范围限于国家电影发展局（Perbadanan Kemajuan Filem Malaysia, FINAS）从海外华人手中“接管”马来（西）亚的电影制作领域开始，至今的开拓和发展动向。从中探知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电影领域中，从往至今的发展及过程中所面对的困境与突破。本文并非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与马来语电影的比较，因此行文中并不会对以上两种语类的电影作出深入的对比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当中对于马来语电影的讨论也仅是为了体现或衬托出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在马来西亚的具体情况。

第二章 马来西亚电影发展概述

马来西亚政治势力和主流文化的确立，以致马来民族无论是在教育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能享有优先的权利。社会上的各种福利、法令及政策等，都以保障马来民族为前提。种种现象让其他相对少数的民族成为社会上次等的弱势群体，无法共同享有平等的待遇。此等情况早在 1963/1967 年的国语法令、1971 年的新经济政策和同年的国家文化政策可看出端倪。

马来西亚电影领域的发展，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息息相关。许多学者，如关志华在〈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论述〉（关志华，2015）和〈怀旧与迷恋——对两部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本土话语的一些思考〉（关志华，2011）等，当中皆曾详细地论述马来西亚出现多项以马来民族权益为优先考量的政策之因素，因此本文并不多加详述。国语法令、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其主要导火线是发生于 1969 年的 513 事件，马来族群因其民族的经济地位与华裔族群相比过于逊色，而认定华裔族群侵犯了他们的统治和话语权，因而爆发连串的流血冲突事件。事件之后，马来执政者以维持社会、种族和谐为由，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重组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以提高马来民族的生活水平并保障他们的权益，进而达到平定骚乱的效果。正如 Zakir Hossain Raju 所说：“从 1969 年暴乱以来……国家实行明显的亲马来新政策也‘马来化’了电影业。”（Zakir Hossain Raju 著、彭侃译，2009:46）。由于执政者对马来民族的文化发展和保护极为看重，并制定了以伊斯兰文化为国家重要元素的政策，导致各个能够提升马来民族竞争力的领域皆保有“亲马来”的条款，而电影领域亦不例外。

另外，此章将讨论政府在马来西亚电影领域发展的过程中，为此领域在建立和推广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当中包括在国家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电影业，所制定的政策或推动的计划。章节中也论及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受承认为马来西亚电影之前，在当时政策下的概况。

第一节 国内电影及政策发展

国家电影发展局成立前，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几乎由多家电影公司所垄断，如海外华裔跨国公司，邵氏和国泰等。随着马来民族主义日益提升，电影业遭垄断的问题也受到重视。于是马来西亚于 1980 年 7 月组成国家电影发展委员会（Jawatankuasa Kemajuan Filem Nasional），随后于 1981 年正式成立了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Perbadanan Kemajuan Filem Nasional Malaysia，FINA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设、维护和发展马来西亚电影领域。

1980 年代，本土电影业除了遭遇垄断的问题，亦面对着电视机与录影带的强烈挑战。根据南洋商报 1986 年的报导：“国内目前共有三千个录影中心，以及十五家录影经销中心，每年共销出七百五十万卷的录影带。”¹，录影带的畅销及电视机的逐渐普及，严重地打击了电影票房，本土电影的票房更是陷入低谷。此外，当时经济不景同样让电影业受挫的重要因素。据悉，“截止去年（1985 年）五月，有四家于 1970 年成立的土著电影公司相继倒闭。”²，从而可见电影业在多重外部因素的打击下陷入萧条。至于内部因素方面，马来报 *Berita Harian* 也曾

¹ 〈我国电影业将于九 0 年前面进军国际市场〉，《南洋商报》，1986 年 12 月 11 日，17（4）n 版。

² 同上。

报导：“许多电影院关闭，主要是因为买票入场的观众越来越少。这是源于电影不精彩、戏票价格上涨、电视机和录影带的竞争等。”³。除了外部的竞争外，电影本身的品质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品质不佳的电影，即使提供免费观赏也是枉然，更何况是在面对经济萧条、票价上涨的情况，没有足够看头的电影让观众觉得更为不值。录影带和电视机日益盛行，不少观众宁可花钱购买及租借多样化的录影带，也不愿到电影院观赏乏味的电影，亦是导致电影更是乏人问津的重要因素。

国家电影发展局的成立，是政府为了重组本地电影业的第一步⁴，其建立后便发展出多项促进马来西亚本地电影发展的政策，如 1980 年代的强制上映（Skim Wajib Tayang）和娱乐税回扣（Skim Pemulangan Duti Hiburan），进一步地促进了本地电影业的发展。直至 2011 年以前，强制上映和娱乐税回扣制度的条款中，只有马来西亚本地电影方有资格申请。然而当时有关当局对于“马来西亚本地电影”的定义相当狭隘，其仅限于符合整部电影包含至少 60%⁵马来语对白电影作品，及其量地保护马来语电影在本土的发展。

³ Pawagam bertukar wajah, *Berita Harian*, 26-02-1988, halaman 17(1)f.

原文：“Banyak pawagam ditutup kerana semakin kurang yang menonton wayang. Ini dikaitkan dengan pelbagai factor seperti tayangan filem tidak menarik, kenaikan harga tiket dan saingan daripada video dan televisyen.”

⁴ Sekiranya seniman Allahyarham P.Ramlee masih ada, setidak-tidaknya tentulah akan tersenyum gembira melihatkan perkembangan dunia perfileman melayu hari ini, *Utusan Malaysia*, 05-12-1987, halaman 15(1)n

原文：“pertubuhan FINAS merupakan langkah awal kerajaan untuk menyusun semula industry ini”

⁵ 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要达到“马来西亚电影”的标准，有者说是 60%，如〈王赛之冀电影业者与政府有密切的沟通〉，《辣手网》，2017 年 2 月 14 日，摘录自：

<http://www.laksou.com/2017/02/14/%E7%8E%8B%E8%B5%9B%E4%B9%8B%E5%86%80%E7%94%B5%E5%BD%B1%E4%B8%9A%E8%80%85%E4%B8%8E%E6%94%BF%E5%BA%9C%E6%9C%89%E5%85%B3%E5%AF%86%E5%88%87%E7%9A%84%E6%B2%9F%E9%80%9A/>，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也有者说是 70%，如关志华，〈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谈近期马来西亚电影文化的改变〉，

《燧火评论》，2014 年 6 月 10 日，摘录自：<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610/>，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本文将统一为“至少 60%”。

此外，政府对马来西亚电影业的推广和未来发展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政府重视国内的人才培训，因此国家电影发展局致力于推行各种由政府及私人界联营的马来西亚电影学院、影片公司以及有关电影业的高等学院⁶，意欲培训和提拔电影业从台前至幕后的人才，鼓励更多有兴趣的人参与及从事电影事业。虽然政府有意提拔，但所拨出的款项并不充裕，自 1987 年电影学院成立至 1992 年间，政府给予学院的拨款每年只介于 30 万令吉至 35 万令吉⁷，并不足以应付学院的开销和运作。为了缓解马来西亚电影学院（Akademi Filem Malaysia, AFM）的资金问题，FINAS 亦与私人电影公司及个人资金合作，成立马来西亚电影学院援助委员会（Jawatankuasa Khidmat Bantuan Akademi Filem Malaysia）⁸。通过该委员会的协助，电影学院的经费问题得到了改善，FINAS 拨出 50 万令吉，等同于政府拨款中的百分之十款项，作为与电影相关的教育与培训用途。⁹。政府除了制定政策帮助维持本地电影业的市场，也通过建立学院和聚集各方的款项，让国内对电影制作有兴趣者能够使用更完善的设施和接受正规的培训，以便未来能够制作出更高品质的影视作品，加强本地电影在庞大电影市场当中的竞争能力。

⁶ 〈我国电影业将于九 0 年前面进军国际市场〉，《南洋商报》，1986 年 12 月 11 日，17（4）n 版。

⁷ Seri Intab Othman, AFM tubuh Tabung Amanah, *Berita Harian*, 25-07-1992, halaman 21(3)n. 原文：“Akademi yang ditubuhkan sejak 1987 itu hanya diberi peruntukan kecil bagi menjalankan operasi, iaitu RM300,000 hingga RM 350,000 setahun.”

⁸ Zubairi Zabidin, Finas atur pelbagai kegiatan bantuan kewangan untuk Akademi Filem, *Berita Harian*, 16-03-1988, halaman 11(30)n.

原文：“Finas dengan kerjasama syarikat perfileman dan orang perseorangan menubuhkan Jawatankuasa Khidmat Bantuan Akademi Filem Malaysia untuk membantu Akademi Filem Malaysia (AFM) di segi sumber kewangan.”

⁹ Zainuri Misfar, Latihan Filem diberi perhatian, *Berita Harian*, 24-12-1992, halaman 19(1)n.

原文：“Finas menyediakan RM500,000 atau kira-kira 10% drpd peruntukan 1990 berjumlah RM6.8juta utk tujuan pendidikan dan latihan.”

2011年3月，时任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莱士雅丁（Datuk Seri Dr.Rais Yatim）宣布，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将以剧情片公映奖励金（Insentif Tayangan Filem Cereka），取代1987年制定的娱乐税回扣。这是由于，中央政府表示退还娱乐税并非法律明文规定，因此不少州政府都拒绝将其退回，以致国家电影发展局在不胜负荷的情况下只好修改制度¹⁰。从中亦可看出，届时的马来西亚电影市场已开始逐步扩大，这也是州政府不忍将20%的娱乐税金额交于国家电影发展局的原因。

此外，2013年2月，政府更发起了马来西亚电影奖励（Film in Malaysia Incentive, FIMI），回扣30%的电影制作费用。此奖励的目的是为了鼓励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为国际和国内市场创造高质量且创意作品与吸引国外电影制作人在马来西亚拍摄电影之余，也让马来西亚成为国际电影取景的地标。

（Jamaluddin Aziz、Hasrul Hashim、Faridah Ibrahim, 2014: 42）。奖励不止开放让马来西亚电影制作团队，更在符合聘用30%本地员工等的条件下，开放给在马来西亚取景的国外制作团队申请。这除了提高电影制作范畴的工作机会，也能够达到国内外各种技术交流的效果，更能让马来西亚景色进入国际的视野，提高马来西亚的国际知名度。

可见，在此般的文化与政治条件下，马来民族巫裔在电影领域享有先天的优势。电影领域中有的条例与政策是沿用于多年前未曾考虑本地华语电影面世的阶段，当时的政策主要是保护当时的电影业，亦就是马来语电影。然而政府持续积极发展和促进马来西亚电影业的同时，未对其他语类的电影发展做出

¹⁰ 梁友瑄，〈怎样叫“本土”？马来西亚电影政策教了我们什么〉，《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2014年8月20日
摘录于：<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331>，浏览于2017年10月19日。

适度的考量，导致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作为非马来裔的族群而言，亦可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影响。

第二节 “亲马来”政策下的华语电影发展

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当中，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亦直接或间接地牵制了华语电影所得的经济资源，亦影响其在这片土地发展的脉络。从政府的多项决策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政策、法令、条例和各种社会资源都偏向马来群体的状况，而在这般“亲马来”政策对华语电影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谈谈华语电影在本地电影院上映的问题。华语电影之所以不受本地电影院青睐，主要原因是华语电影在与有国际宣传的外国电影相较之下，业者认为国产电影的盈利过小，在作出商业考量后，决定不播映许多国产电影。华语电影碍于华裔与马来裔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悬殊的情况，更遭到影院业者的拒绝。根据 1990 年代马来电影圈内唯一的华裔导演——白汶駮在接受报章访问时道出，他想拍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愿望，但却因电影业中的“客观因素”导致他不能如愿：

“他（白汶駮）所谓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当局为扶持本地电影制作所提供的奖励，并未包括马来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影片。目前，政府为本地电影业所提供的奖励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规定各院线必须在辖下的戏院放映本地制

作的影片，档期至少是一周（如今已修改成连续播放十四日¹¹）；其二是本地制作影片可享有二十巴仙的票房收入回扣。但是，这两项奖励的规定条文下，都把‘本地制作’的定义，都规定在‘马来西亚语影片’的范围。”¹²

由于电影院业者只顾盈利，不顾本地电影领域存亡的态度，导致本地电影市场过于狭窄，因而促使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采取各项措施。为保马来西亚电影有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电影发展局决定实行在各大电影院强制上映马来西亚电影的制度，当中未提及华语电影及其他语言的电影。根据《通报》报导：

“国家影片发展局以制定条例，规定国内大小电影院从明年（1991）正月一日开始，必须遵从该局的安排，放映由本地人一百巴仙拥有之影片制作公司拍摄的国语故事片及谐剧……制定上述条例是确保本地公司的影片制作有一定的市场，从而协助国内电影业的发展。”¹³

虽然有关当局所指定的政策相当有助于促进本地电影也的发展，但这项政策只限于马来语电影，而在此政策颁布至 2011 年期间，国家电影发展局对马来西亚电影的定义是一部至少 60%以马来语为对白的电影。当然，华语电影毫无意外地遭到排除，因此 2011 年以前的电影政策对于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领域而言，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基于华语电影频频遭到电影院业者的拒绝，再加上国家电影政策对马来西亚定影的定义，导致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业持续处于低迷的状态。其中有的华

¹¹ Skim Wajib Tayang, FINAS Official Website, 摘录于：

<http://www.finas.gov.my/services/wajib-tayang/>，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20 日。

¹² 〈白汶駝志在拍华语片——马来电影圈内唯一华裔导演〉，《南洋商报》，1991 年 10 月 27 日，14（1）f 版。

¹³ 〈政府立例挽救本地公司市场戏院需放映国片〉，《通报》，1990 年 11 月 21 日，3（11）n 版。

裔电影制作人甚至放弃让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而到国外寻求其他放映的管道。

正如关志华所说：

“千禧年过后，马来西亚掀起一股‘独立电影¹⁴制作浪潮’（Malaysian Independent Filmmaking Movement），为马来西亚的电影文化面貌掀起了波动涟漪。在这股浪潮‘掀风鼓浪’的电影创作人其中不少是华裔，包括李添兴、陈翠梅、刘城达、胡明进、何宇恒、杨俊汉、林丽娟、张千辉、黄天汉、赖锦坤等。”（关志华，2015：187）

实际上，独立电影浪潮是随着政府积极发展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corridor）的趋势，数码科技及技术的不断引进，让电影制作者能够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制作电影。这也在无形之中促成华语电影制作的另一个发展空间。

2011年以前的华语电影既无法得到国家电影发展局的承认，便不能享有“马来西亚电影”所能获得的优惠。这不但让华语电影难以在马来西亚电影院上映，也加重了电影制作团队的经费。华语电影在缺乏市场竞争力，再加上制作经费相对庞大的情况下，让投资者更不看好本地华语电影未来的发展，因此愿意将资金投入华语电影制作的资金可说是少之又少。正如马来西亚华人导演，陈庆祥（阿牛）在《初恋红豆冰》开始拍摄之前曾遭遇投资者撤资，他为了凑足资金甚至倾家荡产方能够完成拍摄与后期制作，但其所得的利润在政府抽取娱乐税后，却只有大约成本的三分之一¹⁵。

¹⁴独立电影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 Film”，又被称为独立制片电影，它是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技术角度上讲，“独立电影”是指某部电影在资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电影集团、公司（或制片厂），主要依靠制片人或导演本身通过各种渠道融取资金，甚至包括个人出资等形式来制作影片。

摘录自：<http://edu.1905.com/archives/view/150/#1>，浏览于2017年10月9日。

¹⁵〈阿牛自爆“倾家荡产” 导演处女作即将上映〉，《凤凰网娱乐》，2010年8月28日
摘录于：

另一方面，海外电影，如中国和香港电影在 90 年代占据大量电影市场，新闻部因而相中华语电影的市场有利可图，于是意欲让本地华语电影称霸国内外的华语电影市场，让马来西亚成为华语电影最大的输出国：

“新闻部长拿督莫哈末拉末今日表示，政府有意把马来西亚发展为华语影片的中心，本地制作的影片不但可以供应国内市场，还可以输出国外。他说：政府积极鼓励华语影片的制作，提升本地影片的水平，使它更具竞争能力来争取国际市场……部长补充，政府鼓励本地制作影片以及减少播放外国华语片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外国影片如香港片充斥市场，平衡一面倒的现象继续发生。”

16

尽管政府鼓励马来西亚华裔制作电影，但并没有给予充足的资源或其他方面的协助，大部分的华语电影需要业者自资或自行寻找投资者或赞助商才得以维持电影拍摄和后期制作能够顺利完成。

政府及有关机构在制定电影政策时并未考虑华语及其他语言的电影考虑在内，其因是当时本地非马来语电影并未在马来西亚发展，但随着社会日益进步，其他民族，如华裔开始加入电影制作行列。华裔制作电影除了发展华语电影，亦是了解电影有强大的宣导功能，于是拍摄了一系列有助公众对于社会问题提高警惕的写实电影。根据《星洲日报》报导：

“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副主席李霖泰今日赞扬某电影公司，把真人真事的写实事件拍摄成电影，以警惕公众……据悉，2020 电影制作有限公司，目前已

http://ent.ifeng.com/movie/news/hk/detail_2010_08/28/2346974_0.shtml#_from_ralated , 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¹⁶ 〈拉末：提升制作水平——本地华语片，争国际市场〉，《中国报》，1993 年 6 月 21 日，7 (5) n 版。

录制《失踪少女》、《整容后遗症》、《陷阱边缘》、《德士惊魂》、《艾滋风云》等十三出类似的警世电影。”¹⁷

即便本地华语电影的出现已经展现其社会功能，但电影领域当中并仍未出现有利于本地华语电影发展的政策或推动华语电影的相关条规。尽管政府所制定一系列政策意欲扩大本地电影的市场，而当中的各项措施也发挥了作用，但也仅限于马来语电影。如《星洲日报》所报导：

“在大马，电影业已经从困境脱身，看电影的人数显著回升；不过，这项优势并没有反映在土产中文电影，这里，依然是中文电影制作的大沙漠……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只对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的影片，方视为本地电影，政府对其他语言电影的漠视，令到除了马来语电影得以生存之外，其他本地电影一概无法落地生根。”¹⁸

这么一来，马来语电影的发展不但无助于其他语言电影的发展，反倒是压制了他们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可见国家电影政策的制定对话与电影发展的影响之大。同样是马来西亚人制作的电影，也置于相同的电影政策之下，然而语言的差别却形成了其电影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也是限制马来西亚电影发展的重要因素。

¹⁷ 〈写实事件拍成电影有助公众提高警惕——李霖泰改开赞扬某电影公司〉，《星洲日报》，1993年9月24日，5（1）n版。

¹⁸ 〈土产中文电影业仍是荒凉沙漠〉，《星洲日报》，1994年7月19日，s1（1）f版。

第三章 华语电影的崛起

自马来西亚独立以后看来，本地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电影领域一直都处于有志不得伸的状态，以致许多华裔电影制作人、导演甚至是有才华的艺人纷纷转向国外，或者投向独立电影等的发展。正因如此，引发民众，特别是华裔群体，认为国家的政策因素导致马来西亚非巫裔群体的才华在这片土地得不到伸展进而人才外流。

此章将讨论华裔电影制作团队如何让本地华语电影在政治势力和主流文化既定的情况下有所突破，取得期盼已久的官方承认。其面对缺乏政府资源及备受电影政策束缚的情况下，华语电影得到社会人士和相关单位的关注的原因，及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在政府和相关单位在修改原有的电影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本章也论及电影政策在经过修改后，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电影领域中的状况。华语电影业为了让华语电影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提高竞争力，除了依靠政府在制度上的协助外，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

第一节 突破点——政治与文化因素

早期，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即使受到海外电影领域的认可，但因不受马来西亚有关当局承认为“马来西亚本地电影”，因此无法享有本地电影的各种优惠和便利，导致华语电影在大马上映的机会屈指可数，愿意放映本地华语电影的电影院更是寥寥无几。讽刺的是，即便是马来西亚民众也难以通过普遍的管道观赏本地制作的华语电影，大部分本地华语电影到海外参加电影节后，受邀到大学或学院去分享电影拍摄和制作的经验等，方才有机会观赏华裔导演所拍

摄制作的本地华语电影。这便是让华语电影未能通过电影院展现于人前并且难以获得关注的主要因素，也导致华语电影在本地电影市场上长期不受重视。

据上节资料显示，马来西亚于 90 年代已有华语电影的制作，如 2020 电影制作公司所制作的写实电影，但本地华语电影一直无法崛起。直到 2010 年，两部华语电影出现，即周青元执导的《大日子 Wohoo!》和陈庆祥（阿牛）执导的《初恋红豆冰》，为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创造了其发展以来的巅峰。关志华表示：“这两部电影走的路线是偏商业化，剧情也较为通俗以及易于消化，因此更受到商业院线的青睐。”（关志华，2011:56），而这两部电影可说是为本地华语电影业争取了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的福利，也为本土华语电影“正名”。此外也引起了观众对本地华语电影有所期待，同时掀起了一股华语电影的热潮。

华语电影无论是要得到官方的肯定或是得到足够的周转资金，都困难重重。首先，电影制作者必须取得国家电影发展局的 20%娱乐税回扣，但其主要困难在于，华语电影难以符合国家电影发展局所指定，电影中至少 60%对白为马来语的规定，因此便无法取得本地电影资格，必须缴纳 20%娱乐税于州政府¹⁹。虽说《初恋红豆冰》上诉一年后终究得到本地电影证书，让本土华语电影融入“马来西亚本地电影”的行列，使本地华语电影也不再因被视作“外国电影”而感到尴尬。遗憾的是，前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副部长王赛之指出：

¹⁹ 关志华，〈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谈近期马来西亚电影文化的改变〉，《燧火评论》，2014 年 6 月 10 日
摘录自：<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610/>，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本由州政府抽取每张电影票的 20%娱乐税，然后交给国家电影发展局，最后才退还给本地电影制作公司……州政府没有履行承诺，未将税收交给国家电影发展局……国家电影发展局的基金所剩无几，难以维持运作及周转。”²⁰

因此，本应退还的 20%娱乐税被剧情片公映奖励金取代，导致《初恋红豆冰》仅能够获取近乎 10%的奖励金。尽管华语电影在获得本地电影证书的过程历尽周折，但《初恋红豆冰》和《大日子 Wohoo! 》的成功，可说是开启了让华语电影得以“正名”的主要契机。同时也开拓了华语电影的市场，让本地制作的华语电影迅速地得到本地社会关注。

马来西亚电影政策的修改，必然与政治有所关联，当然华裔的政治倾向在当中亦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欲促使政府重视华语电影的言论并非近年才出现，反之早在 1990 年代马华八打灵再也区会主席苏启文，便曾促请政府积极推动本地电影制作，并将其中文化，以协助推广我国华语及华文的广泛使用，有利于应付国家未来对外的需要²¹，但政府并没有为此给予积极地回应或有效地协助华语电影发展的方案。这或是由于马来执政者的政治势力强大，所建立的政府如铜墙铁壁般牢固，而其他政治势力难以匹敌。既然如此，那何以政府会在 2010 年间开始检讨并着手修改沿用已久的电影政策？关志华在其评论文章中提电影政策修改时写到：

“这些政策，在某程度上也和近年来国阵的政治霸权出现裂痕和滑落有关。2008 年 308 大选的‘政治海啸’，基本上显示了国阵流失大部分非马来裔选民的支持。选后一年走马上任的纳吉，动用了巨大财力，人力推行‘一个马

²⁰ 〈娱乐税没退还电影局〉，《星洲日报》，2010 年 11 月 28 日，A4 版。

²¹ 〈苏启文促政府推广华语华文使用——助本地电影制作中文化〉，《南洋商报》，1993 年 2 月 15 日，9 (1) n 版。

来西亚’公关策略，为自己以及逐渐失去民心的国阵打造‘革新’的形象，挽回人民（主要是非马来裔）的信任和支持。整个‘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所试图打造的，便是一个更开明和真正提倡多元文化主义的国阵政府，而这种开明形象，也必须突显在电影政策上。”²²

于国家独立时期便赋予投票权的华裔马来西亚人民，在 2008 年第 12 届的大选中发挥了手中选票的功能。华裔马来西亚人已完全认同这片土地是自己的祖国，与各种民族共同为国家建设付出的同时，也应该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待遇。因此，华裔选民透过选票结果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也似乎让马来执政政府看见了华裔民众，即便是不参政，亦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华裔的政治倾向，迫使失去大量华裔选票的执政政府开始正视华裔民众的需求。

为此，2010 年间，国家电影发展局联合相关机构积极商议修改原有电影政策的方案。此外，前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副部长王赛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将时任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部长莱士雅丁誉为马来西亚的电影之父，并指出：

“他因为配合首相纳吉倡议一个马来西亚大原则下，而扭转了整个大马影视界的命运。”²³，她所提及“扭转整个大马影视界命运”的举动，便是指重新界定本地电影的定义，即只要电影制作公司持有人当中至少 50%为马来西亚公民，或电影中超过 50%取景于马来西亚，便可归纳为本地电影并可在无语言限制的情况

²²关志华，〈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谈近期马来西亚电影文化的改变〉，《燧火评论》，2014 年 6 月 10 日

摘录自：<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610/>，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²³〈王赛之冀电影业者与政府有密切的沟通〉，《辣手网》，2017 年 2 月 14 日

摘录自：

<http://www.laksou.com/2017/02/14/%E7%8E%8B%E8%B5%9B%E4%B9%8B%E5%86%80%E7%94%B5%E5%BD%B1%E4%B8%9A%E8%80%85%E4%B8%8E%E6%94%BF%E5%BA%9C%E6%9C%89%E5%85%B3%E5%AF%86%E5%88%87%E7%9A%84%E6%B2%9F%E9%80%9A/>，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下共同享有马来西亚本地电影的优惠和便利。这也进一步的验证此番的政策调整是执政者为了加强其政治力量、挽救声望与支持的产物。

况且，马来西亚华裔理应也有获得政府补助的权利。正如时任国家电影发展局主席，拿督斯里阿扎里那（Datuk Seri Azalina Othman Said）于 2015 年的访问中说到：“除了艺术活动，很多人也有资格获取 FINAS 的补助。毕竟，政府拨予 FINAS 的款项，也是来自于人民。”²⁴。马来西亚人民，无论是任何族裔皆有缴交税务予国家政府，而政府拨予 FINAS 的款项中亦是所有公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岂能只将款项拨予单一族群。此外，按 Siti Zabedah Mohd Shariff 等人在 *Fostering Unity among Malaysians: A Case Study on the Local Film Industry* 中所表示：“电影是一个可以透过日常基础促进各种背景、宗教信仰观众团结的平台或媒介。”（Siti Zabedah Mohd Shariff、Ismail Sualman、Eka Diana Adi Irawan，2013:111），那么政府给予电影制作的补助更不应该以语言区分，或是以语言断定其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另一方面，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文化认同上有别于其他国家认同。受到马来同胞质疑对国家的认同时，华裔马来西亚人民能够无愧于心心地保证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并不逊于任何民族。此外也在电影领域当中，华裔族群在积极地发展电影事业的同时，也不忘将马来西亚本土色彩、风土民情融入其中，并显现于大荧幕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能够欣赏，且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一面。其次，华裔马来西亚人仍旧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认

²⁴ Norhidayyu Zainal, Azalina kini terajui Finas, *Sinar Online*, 15-06-2015

摘录自：<http://www.sinarharian.com.my/hiburan/azalina-kini-terajui-finas-1.401198>，浏览于：2017年10月22日。

原文：“Mungkin ramai tidak tahu, selain penggiat seni, orang ramai juga layak menerima geran daripada Finas. Lagipun, Finas dapat duit daripada kerajaan, maka ia adalah duit daripada rakyat juga.”

同。尽管已落地生根的华裔已不再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依然执着于南来祖辈所传承至今的文化。

1971 年的国家文化政策（New Culture Policy），其内容试图将多种文化源流融合为单一文化主流，但无论是在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皆无法将其他文化并吞。面对如此局势，电影业便是提供华裔族群一个最适当也是最和平的管道，向各方表达华裔对于文化遗产的执着。同时，这亦能展现出华裔对马来西亚公民坚定地身份认同。许多本地华语电影中，即便是富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当中所述说的却是马来西亚特殊背景下所发生的故事，蕴含着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汇融合方能展现的文化特色。

正因早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的华裔不甘于他们富有本土特色的华语电影作品被视作外国电影或外语电影，一群有志于发展电影事业的电影制作团队锲而不舍地为华语电影奋斗，方能成就电影业如今这般景象。

第二节 政策修改的成果

对于政策的改革，有关机构检讨了原有的电影制度及马来西亚对于本地电影的定义，于 2011 年起便不再根据电影的对白的语言界定本地电影，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宣布：“只要是多数股份为本地人持有的公司所制作的电影，都可以称为本地电影，并申请强制上映。”²⁵。此项宣布让不少本地华裔电影制作人鼓舞，同时振兴本地华语电影业的发展。虽说马来西亚官方承认华语电影为本地电影

²⁵转引自梁友瑄，〈怎样叫“本土”？马来西亚电影政策教了我们什么〉，《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2014 年 8 月 20 日

摘录于：<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331>，浏览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作品的举措亦吸引了不少外国影视界的投资者，奈何华语电影在强制上映的政策下，仍会面对上映档期的问题，特别是佳节期间，如新春贺岁电影无法如业者所愿在他们预定的期限上映。

另一方面，亦有部分业者担心政策的界定放宽会暗藏忧患，如关志华在〈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谈近期马来西亚电影文化的改变〉中的说法：

“在越来越多华语电影制作出现后，马来西亚电影政策也有所调整，20%的娱乐税回扣优惠，也逐渐被 2011 年 7 月起执行的‘剧情片公映奖励金’（Insentif Tayangan Filem Cereka）取代。”²⁶

按关志华所言，FINAS 的 20%娱乐税回扣是因华语电影的大量涌现，而当局不愿让华语电影业者也分一杯羹，方才决定以剧情片公映奖励金替之。换另一个角度，据王赛之的说法，马来西亚随着本地电影定义的松绑，纳入本土电影的作品也随之增加，但州政府是在华语电影纳入本地电影的数年前（约 2005 年），便已开始拒绝将本地电影娱乐税转交给国家电影发展局。无奈，这庞大的回扣的金额加负到国家电影发展局的肩上，该局因无法负担庞大金额才会做此决定。

正因失去电影娱乐税的回扣，剧情片公映奖励金与早前娱乐税回扣的金额相比也变得更低，本地电影即便票房高达 600 万令吉，也只能得到 50 万令吉的奖励金，这让不少电影业者对新制度不喜反忧²⁷。不少电影制作业者认为，这是相当不利于电影制作业者的条例。惟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部长，拿督斯里莱

²⁶关志华，〈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谈近期马来西亚电影文化的改变〉，《烽火评论》，2014 年 6 月 10 日

摘录自：<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610/>，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²⁷梁友瑄，〈怎样叫“本土”？马来西亚电影政策教了我们什么〉，《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2014 年 8 月 20 日

摘录于：<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331>，浏览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

士雅丁博士出席国家电影发展机构开放日时说道：“该部这么做旨在确保不只是票房佳的国产片受惠，票房惨淡的国产片也可获得奖励。”²⁸。话虽如此，然而笔者认为，这项举措大大地降低了部分业者制作出品质精良电影的动力和上进心。20%的娱乐税回扣的确相当吸引，能够激发业者的斗志之余，亦能让获得娱乐税回扣的电影制作团队在无形中享有一份殊荣。剧情片公映奖励金底下，电影作品虽然会根据特定本地电影的票房表现，公平分配奖励²⁹，但却是无论好坏皆能获得奖励金。此等“人人有份”的现象降低了本地电影之间的竞争力。即便笔者认为此项条例的变更，让“奖励”无法发挥其真正的奖励作用，但此般“参与者有奖励”的方式，确实能够鼓励有兴趣的人踏出电影制作的第一步。

前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成员张秋发针对 FINAS 不再回扣 20%娱乐税的措施，他指出：“当下（2011 年间）是本地电影制作最旺盛的时候，政府决定收回给予本地电影界 20%娱乐税的豁免，无疑将妨碍电影业的发展。”³⁰。据张秋发所言，取代娱乐税回扣的措施并非只对华语电影造成影响，而是波及全国的电影领域。正如笔者所言，娱乐税回扣对电影制作业者而言是有效且实际的推动力。税务的回扣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利润回报率，能够让投资者有信心持续投资电影业之余，亦能够让制作团队有足够的经费，以投入下一部作品的制作。此等良性循环，必能刺激及带动本地电影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华语电影虽受肯定为本地电影，享有与其他语言电影无异的优惠，但华语电影制作业者却不只是仰赖于政府的政策协助。华语电影业内也不断寻求能够促进华语电影发展的方针。面对电影政策的修改，并非就此的到

²⁸ 〈新闻部将修娱乐税条例·票房差可获奖励〉，《南洋商报》，2011年2月13日，A14版。

²⁹ 〈新闻部将修娱乐税条例·票房差可获奖励〉，《南洋商报》，2011年2月13日，A14版。

³⁰ 廖梅芳，〈张秋发：部分语言本地电影不再免娱乐税〉，《南洋商报》，2011年1月26日，A5版。

满足而停滞不前，反之伺机而动，抓住华语电影受到社会关注和媒体争相报导的机会，再进一步地扩展华语电影的影响力。

继争取纳入马来西亚本地电影的之后，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界为了促进马来西亚中文电影电视业的发展，于 2012 年 2 月³¹成立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Chinese Film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CFAM），更在协会底下设立本地华语电影界的电影奖。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的宗旨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发展中文影视工业，并与会员分享影视知识，以促进电视与电影的素质……鼓励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加入我们，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以推动影视事业的发展。同时，将协助并代表中文电影制作的伙伴们，寻找与相关单位的合作并搜寻更多样化的资源。”³²

然而，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所举办的《金箏奖》秉承该协会的宗旨，让各电影制作团队在过程中能够互相参考和借鉴，达到加强华语电影水平的效果之余，也能通过颁奖典礼的造势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大众对本地华语电影的关注，亦希望能借此提升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影视业内的地位。

马来西亚政府对电影政策作出的修改，让本地华语电影能够名正言顺地以“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名目举办《金箏奖》，让所有符合资格的华语电影能够角逐各大奖项，同时亦能加强华语电影制作团队之间的互动及竞争力，激起各方的斗志，以便能够为电影业再创高峰。为了增加国内外的关注主办单位

³¹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 (Chinese Film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CFAM) 官方面子书。
摘录自：https://www.facebook.com/pg/CFAM2013/about/?ref=page_internal，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³² 金箏奖 Golden Wau Awards 官方面子书。
摘录自：https://www.facebook.com/pg/GWA2013/about/?ref=page_internal，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在 2013 年举行的第一届《金箏奖》颁奖典礼上邀请了不少国外的知名艺人出席，如中国内地演员胡静、香港金像奖影后惠英红、香港艺人曾志伟和江若琳等³³。

由于第一届《金箏奖》办得有声有色，主办机构有意在 2015 年举办第二届的颁奖典礼。然而好景不常，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在筹办的过程中遇到资金问题，“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郑建国日前发出文告指出，因为主要赞助的撤退，该会用了 1 年的时间仍然无法找到足够资金，因此第二届金箏奖被逼延期。”³⁴。

《金箏奖》停办期间，发生了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的风波。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郑建国于该协会在 2017 年举办的新年晚宴中宣布停办《金箏奖》，他表示：

“金箏奖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去表扬电影和电影人，去年大马电影节有很多马来同胞业者开始发声，为中文电影争取福利。其实我们随后计划筹备第二届金箏奖，但是怕会造成大家的敏感，再次宣布，金箏奖将会暂时停办……”

35

虽然《金箏奖》停办，但经过电影制作团队和各方的努力，让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得到各界的关注，并有马来同胞为本地华裔电影作品在马来西亚电影节（Festival Filem Malaysia, FFM）中，以语言区分而发声。这也足以证明本地华语电影界多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³³ 〈胡静金箏奖任嘉宾·夫妇携手亮相红毯抢镜〉，《新浪娱乐》2013 年 10 月 16 日
摘录自：<http://ent.sina.com.cn/s/m/2013-10-16/17094025301.shtml>，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³⁴ 〈资金不足 金箏奖延办〉，《光华网》，2015 年 10 月 29 日
摘录自：<http://www.kwongwah.com.my/?p=38118>，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³⁵ 〈金箏奖將暂停举办·何宇恆要求表扬化为奖金〉，《东方 Online》，2017 年 02 月 14 日
摘录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84574>，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第四章 两种声浪——马来西亚电影节

尽管电影政策已有逐步修改的迹象，但是非马来语的电影在马来西亚仍然被视为“非主流”的电影，似乎是一种主流体制以外，欲挑战及对抗主流体制的产物。部分马来民族仍然视华语电影为非本土产物，但却在电影界中逐步占据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颇为反感。国家电影发展局此等作为官方代表的机构在这多元民族及文化特色的马来西亚底下，让马来西亚电影节多年来持续沿用推广单一语言电影为活动宗旨，是否有利于马来西亚电影业的发展？

2016 年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风波源自于主办单位决定在此届的颁奖典礼当中增设最佳非马来语电影、最佳非马来语导演、最佳非马来语原创剧本三个非马来语电影奖项，供其他语言之电影参与。其中，最佳非马来语电影早在 2011 年第 20 届至 2016 年第 27 届期间已断续设立。而今设立之“非马来语组”奖项的举动引起了部分电影人为 2016 年备受瞩目的两部电影，即 *Ola Bola* 和 *Jagat* 因受到语言的区分，而未能与马来电影共同角逐最佳电影奖项感到惋惜与不公。无论是马来族群或是华裔群体，对马来西亚电影节风波都有着两极化的看法。

第一节 电影节——维护国语权利

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风波随着各方持续发表不同的意见与看法而越演越烈，事件之所以会演变成“正”、“反”两个对立的立场，其首要原因是源于马来西亚电影节的创办宗旨。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协会（*Persatuan Penerbit Filem Malaysia, PFM*）执行总监潘沙（*Pansha Nalliah*）在电影节风波交流分享

会上表明：“大马电影节自 80 年代由一群马来制作人开创，初衷原为推广马来电影……”³⁶，因而认为主办方另增设三个“非马来语奖项”是能够理解的。外界认为尽管马来西亚电影节是由马来电影界的先贤所创立，但电影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已不再如电影节创立时期般只有马来电影，而是包含了多种语言的电影作品，同时也要求主办方重新考虑这项安排。经过将近一个月与各方的积极商议，最终决定对马来西亚电影节筹办宗旨作出更动，以达到平息电影节风波的效果。如今，电影界的目的以庆祝电影业者的而成就、激起提高国家电影事业的努力，并鼓励出产受全球认可的高水平电影作品³⁷为其优先考量。修改后的活动宗旨不再以巩固马来语电影为其目标，而是整个马来西亚影视业并放眼国际，得到马来西亚以外更多的认可。

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的奖项拍板定案之前，各方争持不下的立场让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对于此次风波的立场，并不是所有民族都站在自身的立场，为自己的利益而发言。从中可见，许多马来裔电影人亦为非马来裔电影作品无法与马来电影作品共同竞争而感到不忿。

面对风波的迅速蔓延，时任国家电影发展局总干事拿督卡米尔（Datuk Kamil Othman）曾对三大奖项即，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及最佳原创剧本奖，分成两个组别发表谈话：

³⁶ 〈卡米尔：寻绝佳方式解决 任何事都有可能〉，《中国报》，2016 年 8 月 9 日

摘录自：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809/%E5%8D%A1%E7%B1%B3%E7%88%BE%EF%BC%9A%E5%B0%8B%E7%B5%95%E4%BD%B3%E6%96%B9%E5%BC%8F%E8%A7%A3%E6%B1%BA%E4%BB%BB%E4%BD%95%E4%BA%8B%E9%83%BD%E6%9C%89%E5%8F%AF%E8%83%BD/>，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³⁷ Latar Belakang FINAS, FINAS Official Website,

摘录自：<http://www.finas.gov.my/en/festival-filem-malaysia/>，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原文：“Objektif Festival Filem Malaysia adalah untuk meraikan kejayaan pengamal industri dan merangsang usaha memartabatkan industri perfileman tanahair serta menggalakkan penghasilan karya filem yang bermutu dan diterima di peringkat global.”

“两种（马来语和非马来语电影）都是在最佳电影的类别，而它们的水平是相等的……并非如批评者对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的指控……电影以语言分类实则为了推广我们的官方语言。”³⁸

卡米尔认为奖项的组别分类仅是为了宣传国家官方语言，他也强调两个组别的奖项拥有相同的评选标准，此举并不是确保马来语电影能够夺得最佳电影奖的行为，而是为了能够褒奖更多出色的电影制作人。卡米尔亦在数日后的电影节风波交流分享会上提出：“或许会在一年内办更多次的电影节，以肯定更多电影人。”³⁹的可能性。但此举让人怀疑这确实能够鼓励更多有素质的电影作品生产？抑或是为了让马来民族及马来电影能够享有最高荣誉的一种掩饰。

此外，时任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协会（PFM）对 FINAS 增设非马来语电影组别奖项的决定表示支持。当中包括该协会主席，即著名导演尤索夫（Yusof Haslam）指出，“此举是以巩固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为基础，不应该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⁴⁰，而其执行总监潘沙也指出，“马来西亚电影节原来的创办目的，就是为了推广马来语电影，因近年来非马来语电影数量的增加，才决定增设非马来语奖项。”⁴¹。随后，尤索夫在交流会中提出有关“国家电影”（Filem Nasional）和“马来西亚电影”（Filem Malaysia）之别，其言论中试图强行将马来语与非

³⁸ FFM: Tiada beza filem Bahasa Malaysia atau Bukan Bahasa Malaysia - KP Finas, *Berita Astro Awani*, 2016 年 8 月 6 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fm-tiada-beza-filem-bahasa-malaysia-atau-bukan-bahasa-malaysia-kp-finas-113165>，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³⁹ 〈卡米尔：寻绝佳方式解决 任何事都有可能〉，《中国报》，2016 年 8 月 9 日

摘录自：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809/%E5%8D%A1%E7%B1%B3%E7%88%BE%EF%BC%9A%E5%B0%8B%E7%B5%95%E4%BD%B3%E6%96%B9%E5%BC%8F%E8%A7%A3%E6%B1%BA%E4%BB%BB%E4%BD%95%E4%BA%8B%E9%83%BD%E6%9C%89%E5%8F%AF%E8%83%BD/>，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⁴⁰ 关志华，〈是国家电影还是马来西亚电影？〉，《当今大马》，2016 年 9 月 30 日

摘录自：<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57443>，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⁴¹ 关志华，〈是国家电影还是马来西亚电影？〉，《当今大马》，2016 年 9 月 30 日

摘录自：<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57443>，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马来语电影分割的说法，文本便不多作详述。再者，电影节增设非马来语组奖项的举动，是否一如外界所认为的对不同语言的电影有所偏颇？或是“政府不公平”的想法成为了华裔马来西亚人的集体无意识，一代一代地遗传至今？正如报章评论者李的洺所言：

“政府不公平的深印象深植在华人的思想里面，层面浸透至政经文教……华社广泛认可的「不公平」基因，似乎有扩张至非政府领域的趋势，凡事在不平等的观念下，课题被种族化和政治化的比比皆是，让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陷入情何以堪的局面。”⁴²

李的洺认为，批评者将重点错放在“政府应该一视同仁”的观点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马来西亚电影节的举办目的，作出不明就里的指责。评论文章中亦可意会，由马来西亚电影节创办至第 27 届，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公的争议，而在第 28 届候选名单公布以后却冒出种种争议，是否仅仅是因为“政府不公平”的观念在作祟。他也在文章中根据马来西亚制作人协会执行总监潘沙对马来西亚电影节宗旨的解说作出评论，他认为，“如其所言属实，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把本土电影划分为马来语和非马来语电影组别，便是按章行事，批评者点出的“不公平”论点，便有了可议的空间。”⁴³，当中指出电影节主办方仅是按规章行事而非蓄意为之，批评者在未深究事件的原委便为主办方冠上“不公平”指着反倒是对主办方不公的举动。

随着颁奖典礼将至，政府宣布取消非马来语电影组奖项而设立最佳国语电影奖后争议也随着尘埃落定，但仍有不认同政府决策的一方。时任大马电影

⁴² 李的洺，〈盲人摸象式的不公平印象〉，《东方 Online》，2016 年 8 月 11 日
摘录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55628#>，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⁴³ 同上。

制作人协会主席尤索夫在通讯与多媒体部长拿督斯里沙烈博士（Datuk Seri Dr Salleh Said Keruak）宣布重组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奖项后表示：“我一直被质疑，（我）没有维护国语权利，但这是政府的决定，我们必须遵守。”“尽管尤索夫认为当局的决定难以接受，却依然表示尊重当局的决策。除了大马电影制作人协会一直表示支持在马来西亚电影节在奖项列表当中增设非马来语电影组以外，大马电影导演协会（Persatuan Pengarah Filem Malaysia, FDAM）也公开反对让非马来语电影共同竞争最佳电影奖项。大马电影导演协会公开反对之余，也付诸实际行动行动。该协会的荣誉秘书，拿督阿都拉欣阿旺（Datuk Abdul Rahim）代表协会发表新闻文告表示：

“大马电影导演协会坚持语文不能与艺术和文化切割的立场。所有接受国家荣誉的艺术与文化都必须是国家语言的作品，即马来语……允许或承认非马来语作品为国家最高荣誉，是鄙视和侮辱国家宪法和不尊重国家法规的做法。为了尊重宪法主权个国家法规，大马电影导演协会不愿参与与之相悖的活动。基于此立场，从电影节允许非国语作品竞逐国家级奖项，违反宪法那一刻开始，大马电影导演协会不参与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⁴⁵

即便大马电影导演协会作此宣布，仍无法让政府收回成命。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根据当局所定，取消非马来语电影组奖项和设立最佳国语电影奖的情况下落幕，而第 29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则将取消最佳国语电影奖亦遭到取消。

⁴⁴ 〈大马电影节风波延烧·“若非国语作品竞逐最佳电影·导协：推出电影节”〉，《星洲网》，2016 年 8 月 12 日

摘录自：<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6493>，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⁴⁵ FDAM umum tidak lagi bersama FFM, *Berita Astro Awani*, 2016 年 8 月 11 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dam-umum-tidak-lagi-bersama-ffm-113671>，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笔者认为，各类语言电影共同竞争马来西亚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并不会侵害马来语作为国语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利。反之，透过各种语言电影相互竞争的平台，能够让其他族群在过程中对马来语又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也能从中寻找提升对马来语的兴趣。虽然增设“非马来语电影”奖项的举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也足以证明非马来语电影发展已逐步提升至能够在国内电影市场与马来语电影一较高下的阶段，方才导致此次风波的诞生。

第二节 电影节的根本价值

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宣布提名名单后便惹得争议不断，无论马来裔与非马来裔，或是圈内与圈外都为此争论不休，而部分社会人士和艺术积极分子认为主办方如此安排有失妥当。众人要求国家电影发展局妥善处理的同时，亦对此事发表了各种看法。情理上，理应只有作为遭到排斥的一方，如华裔、印裔与其他非马来裔同胞发表抗议或指责言论。实际上部分马来同胞站在中立的立场上针对此事表示谴责主办方失职、失当的行为影响电影业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民族文化的力量，也展现了电影能有凝聚人民力量的功能。

对于第 28 届马来西亚电影节的奖项安排，吉隆坡与雪兰莪编剧协会（*Persatuan Lakon Layar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PENULIS*）主席阿尔菲巴勒莫（*Alfie Palermo*）对国家电影发展局和大马制作人协会提出质疑：“为什么会创造如非马来语电影般带有种族主义的分类？马来西亚电影院中所提倡的团结精神在哪里？政府所敦促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在哪里？”⁴⁶同时，电视及电影导演 *Nizam*

⁴⁶ Syafique Shuib, FFM 28: Perlukah pembikin filem diasingkan berdasarkan bahasa? , *Berita Astro Awani*, 2016 年 8 月 4 日

Zakaria 也对阿尔菲巴勒莫的见解表示同意：“新的奖项组别不应当出现。我们所要庆贺的是马来西亚电影，而不是马来语电影，我们不需要根据语言分类电影制作。”

⁴⁷。他们所表达的便是电影节理应是一个推广且褒奖高素质电影作品的载体，电影本身才是电影节的核心，而非电影所使用的语言。如同远景研究中心（CENBET）联合主席颜炳寿所强调的，“最佳电影应该是以创意、艺术和技术来决定，而不应该由语言来决定。”⁴⁸。主办方以语言将电影分类，无疑是在把非马来语电影排除的情况下，让马来语电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做法。何况要是只有单一特定语言所制作的电影方能角逐最高荣誉奖项，那岂不变成电影界的特权。

主办方将按语言分类的举措，让电影人纷纷表达对“马来西亚电影”的看法。当中包括两位马来西亚电影导演，Dr Mahadi J.Murat 及 Shanjey Kumar Perumal，他们在马来西亚收费电视台 Astro Awani 的访谈当中，前者认为“生产于马来西亚的电影应当被接受为马来西亚电影。”⁴⁹，后者则认为马来西亚如今的社会环境，已无法再以语言作为区分的界限，且说到：“我以马来西亚的名义将 *Jagat* 电影带到国际电影比赛。外人把 *Jagat* 电影看成马来西亚电影，所以没必要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undian-ffm28-perlukah-pembikin-filem-diasingkan-berdasarkan-bahasa-113013>，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⁴⁷ 同上。

⁴⁸ 〈颜炳寿：破坏中庸·“国家电影发展局失职”〉，《星洲网》，2016年8月8日

摘录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5155/%E9%A2%9C%E7%82%B3%E5%AF%BF%EF%BC%9A%E7%A0%B4%E5%9D%8F%E4%B8%AD%E5%BA%B8%EF%BC%8E%E2%80%9C%E5%9B%BD%E5%AE%B6%E7%94%B5%E5%BD%B1%E5%8F%91%E5%B1%95%E5%B1%80%E5%A4%B1%E8%81%8C%E2%80%9D>，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⁴⁹ FFM: Apa saja filem yang lahir dari negara ini harus diterima sebagai filem Malaysia - Mahadi J Murat, *Berita Astro Awani*, 2016年8月4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fm-apa-saja-filem-yang-lahir-dari-negara-ini-harus-diterima-sebagai-filem-malaysia-mahadi-j-murat-113035>，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在国内以语言分类。”⁵⁰。毕竟同是马来西亚人制作的电影，却要根据剧本的语言分类确实多此一举，这不禁让人轻易将事件与种族歧视及马来语电影不敢与非马来语电影共同较量作出联想。

正如第 28 届最佳摄影奖候选人莫哈末诺卡欣 (Mohd. Noor Kassim) 所说：“马来西亚电影节将最佳影片、导演及剧本三大奖项划分出非马来语类别的举动，将给予人们马来人害怕和非马来人竞争的错觉。”⁵¹，其言论中更指出“如果我们仅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不敢和自己的国民竞争，那我们就算在等待 1000 年都不会获得奥斯卡奖。”⁵²，诺卡欣道出了马来语电影难以获得海外认可的致命原因。正因马来西亚的马来语电影缺乏与其他元素的电影竞争的能力，导致马来语电影长期只能适应于马来西亚本土市场、迎合本地观众的需求，并无法达到拓展至国际市场的要求。随后诺卡欣以拒绝种族因素及不满主办方对事件的解释为由，在电影节风波交流分享会结束后，将过去所得的两个奖项尽数归还于时任国家电影发展局总干事卡米尔，并在其面子书表示退出参选电影节。此外，马来导演阿弗林少奇 (Afdlin Shauki) 也号召圈内外人士抵制电影节，也获得 CIMB 银行主席拿督斯里纳斯尔 (Nazir Razak) 和亚航集团总执行长丹斯里东尼费南德斯 (Tony Fernandes) 的支持。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郑建国对电影节主办方设立非马来语电影组别奖项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好意表示肯定，同时也欣慰地表示：

⁵⁰ FFM: Apa saja filem yang lahir dari negara ini harus diterima sebagai filem Malaysia - Mahadi J Murat, *Berita Astro Awani*, 2016 年 8 月 4 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fm-apa-saja-filem-yang-lahir-dari-negara-ini-harus-diterima-sebagai-filem-malaysia-mahadi-j-murat-113035>，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⁵¹ 〈“第 28 届大马电影节”非马来语奖项惹争议〉，《东方 Online》，2016 年 8 月 6 日
摘录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54802>，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⁵² 同上。

“大马电影节一向以国语电影为主，他这次感到高兴的是，这次风波里主动发声的是马来同胞。他认为，若整件事主动发声的是一名华人导演，可能舆论导向就会是另一种情况。”⁵³

若如郑建国所言，发声的是华裔导演，此风波或许会与种族冲突挂钩，甚至将导致电影节无法如期举行。一旦事件与种族冲突相关，便可能会受到有心人士的煽动，引发更强烈的争执，并透过种族关系从中得到好处。

事件经过长时间的商榷，在通讯与多媒体部长拿督斯里沙烈博士宣布取消非马来语组的奖项后，有的如上节所述持续反对的声浪，当然亦有赞扬的声音。除了提倡团结精神的吉隆坡与雪兰莪编剧协会主席，阿尔菲巴勒莫，还有大马艺人文化协会（*Persatuan Seniman Malaysia, SENIMAN*）主席杰再迪（*Zed Zaidi*），并提出：“不去政治化电影工业及保持我们大马人的尊严与身份，是我们的责任。”⁵⁴。面对所有立场鲜明的马来同胞，他们的发声将让马来西亚电影业有更开明、明朗的发展，而非只是不断地闭门造车。

笔者认为，主办方应更细心且敏感地处理涉及多元民族文化的课题，尽可能避免让课题与种族歧视牵扯关系，这只会让问题一发不可收拾。制造一个能够所有语言的电影有共同竞争的平台，获益的不只是非马来语电影，马来语电影同样也能从中获益。如此也能营造一个让各电影制作团队相互扶持相互较量的良性竞争环境。马来语与非马来语电影市场并非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因此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要做的不是为马来电影霸占市场，而是帮助整个开发和

⁵³ 〈郑建国：该政策利本地电影·欣慰马来同胞发声〉，《星洲网》，2016年8月11日
摘录自：<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6280>，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⁵⁴ 〈大马电影节风波延烧·“若非国语作品角逐最佳电影·导协：推出电影节”〉，《星洲网》，2016年8月12日
摘录自：<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6493>，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拓展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一起迈向另一个高峰。再者针对此事件，许多批评者的评论皆非只是单纯的指责，而是以另一种表达并促进马来西亚的电影业方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既然原有的宗旨在社会演变的进程中已经不复往日景象，那便应该尝试改变。电影是为社会大众而产生的，那么强调推广电影业的国家电影发展局更应该顺应社会各界的需求，把目标放得更远方能长久。

第五章 结语

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可说是直接影响当地民族的发展概况，无论是从社会上、教育还是经济上的发展皆无法避免地受到冲击。占有国家百分之二十三的华裔族群亦无法获得与占多数的马来族群相等的权利与待遇，那么数量比华裔族群更为少数的民族群体的权益和保障更是可想而知。

笔者认同龙应台在演讲上所说的，“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如何对待弱势、包容不同意见及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⁵⁵。国家的文明和其开明的程度与国家的政策、制度的建立息息相关。国家是否文明，建基于它的制度与政策是否能够保障所有人民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权益，而非只是保障单一族群的特殊权利。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在捍卫马来族群利益的同时，似乎也应该把各个族群的平等权利纳入考量范围，接纳各方的建议，以免去一些族群受到可以避免的打压和剥削。

华语电影发展所面对的限制与局限，确非“种族课题”所能一语概括，而当中牵涉了国家的政策与文化之余，也因国家社会历史演变进程和社会进步脱不了关系。社会的不断进步，形成了难以分割的文化混杂和多样性，而社会历史的演变让马来西亚这多元民族及文化的国家，在各个领域已不再是单一文化或语言所完全覆盖。反之在各种文化的融合交汇中演变出另一种专属于马来西亚的独特文化特色，达到互补不足的效果。这正是马来西亚华语电影能够逐步摆脱局限，迈向与马来语电影共同竞争的国家平台的主要因素。

⁵⁵ 龙应台，《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第五集，
摘录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3VIiB_Cvg，浏览于2017年7月30日。

经过这项研究，笔者发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逐步地影响着国民的思维。从社会历史的进程看来，起初为了捍卫自身文化甚至试图并吞和同化其他文化的马来民族，至今已有不少人愿意为不同文化的友族同胞的不公而发声。研究过程中笔者可见，各个民族不再是各自耕耘就能有效地促进电影业的发展，而是需要给予相互的认可和竞争的机会。最重要的是，面对马来西亚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并非所有社会人士都会站在有利于自身民族的一方，盲目地支持与跟随。反之，站在对方的角度与立场，理智地看待并试图解决问题，华裔如是，马来同胞亦如是。

此外，正如傅承得在其政治抒情诗〈因为我么如此深爱〉中所写，“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更无血腥，更无炮声/为什么？——我们的外国朋友都问/这样的国家，会落后”（傅承得，1988:44）。马来西亚没有天灾或战争，但却因种族之间的芥蒂让马来西亚错过了许多共同发展的机会，当中受影响的不只是某一族群而是整个国家。于马来西亚电影业而言，各类语言电影与其相互竞争淘汰，让国内电影业变得“枪林弹雨”；不如共同合作互补，一同为马来西亚电影在国际平台争一片天地。

本论文虽然是以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但也希望能在论述华语电影业的状况引起读者对社会现象的反思。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研究过程中只涉及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完成制作以后所牵涉的政策，而未覆盖至电影制作前或筹备期间所面对的政策限制和其他困境，如拍摄执照和场地申请等的范畴，望未来能够有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1. 傅承得（1988），《赶在风雨之前——政治抒情诗集》，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2. 王先霏（2008），《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期刊论文

1. 关志华（2011），〈怀旧与迷恋——对两部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本土话语的一些思考〉，《淡江人人社会学刊》2011年12月第四十八期，页51-72。
2. 关志华（2015），〈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论述〉，《长庚人文社会学报》，2015年第八卷第一期，页173-202。
3. Jamaluddin Aziz, Hasrul Hashim, Faridah Ibrahim（2014），Malaysian Film Industry in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Jurnal Komunikasi (Malay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ilid 30, Page 37-51.
4. Siti Zabedah Mohd Shariff, Ismail Sualman, Eka Diana Adirawan（2013），Fostering Unity among Malaysians: A Case Study on the Local Film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 No. 10, Page 110-120.
5. Zakir Hossain Raju 著、彭侃译（2008），〈马来西亚华人的电影想象：作为一种跨国华语电影的“马华电影”〉，《中国电影期刊》，2009年第08期，页43-52。

报刊文章

1. 〈白汶駢志在拍华语片——马来电影圈内唯一华裔导演〉，《南洋商报》，1991年10月27日，14（1）f版。
2. 〈拉末：提升制作水平——本地华语片，争国际市场〉，《中国报》，1993年6月21日，7（5）n版。
3. 廖梅芳，〈张秋发：部分语言 本地电影不再免娱乐税〉，《南洋商报》，2011年1月26日，A5版。
4. 〈写实事件拍成电影有助公众提高警惕——李霖泰改开赞扬某电影公司〉，《星洲日报》，1993年9月24日，5（1）n版。
5. 〈苏启文促政府推广华语华文使用——助本地电影制作中文化〉，《南洋商报》，1993年2月15日，9（1）n版。
6. 〈土产中文电影业仍是荒凉沙漠〉，《星洲日报》，1994年7月19日，s1（1）f版。
7. 〈新闻部将修娱乐税条例·票房差可获奖励〉，《南洋商报》，2011年2月13日，A14版。
8. 〈娱乐税没退还电影局〉，《星洲日报》，2010年11月28日，A4版。
9. 〈我国电影业将于九0年前面进军国际市场〉，《南洋商报》，1986年12月11日，17（4）n版。
10. 〈政府立例挽救本地公司市场戏院需放映国片〉，《通报》，1990年11月21日，3（11）n版。
11. Pawagam bertukar wajah, *Berita Harian*, 26-02-1988, halaman 17(1)f.

12. Sekiranya seniman Allahyarham P.Ramlee masih ada, setidak-tidaknya tentulah akan tersenyum gembira melihatkan perkembangan dunia perfileman melayu hari ini, *Utusan Malaysia*, 05-12-1987, halaman 15(1)n.
13. Seri Intab Othman, AFM tubuh Tabung Amanah, *Berita Harian*, 25-07-1992, halaman 21(3)n.
14. Zainuri Misfar, Latihan Filem diberi perhatian, *Berita Harian*, 24-12-1992, halaman 19(1)n.
15. Zubairi Zabidin, Finas atur pelbagai kegiatan bantuan kewangan untuk Akademi Filem, *Berita Harian*, 16-03-1988, halaman 11(30)n.

互联网文章

1. 〈阿牛自爆“倾家荡产” 导演处女作即将上映〉，《凤凰网娱乐》，2010年8月28日
摘录于：
http://ent.ifeng.com/movie/news/hk/detail_2010_08/28/2346974_0.shtml#_from_ralated，浏览于：2017年10月30日。
2. 〈大马电影节风波延烧·“若非国语作品竞逐最佳电影·导协：推出电影节”〉，《星洲网》，2016年8月12日
摘录自：<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6493>，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3. 〈“第28届大马电影节”非马来语奖项惹争议〉，《东方Online》，2016年8月6日

- 摘录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54802> ， 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4. 〈独立电影〉，《1905 电影网》，2014 年 4 月 8 日
摘录自：<http://edu.1905.com/archives/view/150/#1> ， 浏览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
5. 关志华，〈是国家电影还是马来西亚电影?〉，《当今大马》，2016 年 9 月 30 日
摘录自：<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57443> ， 浏览于：2017 年 11 月 1 日。
6. 关志华，〈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谈近期马来西亚电影文化的改变〉，《燧火评论》，2014 年 6 月 10 日
摘录自：<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610/> ， 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7. 〈胡静金箏奖任嘉宾·夫妇携手亮相红毯抢镜〉，《新浪娱乐》2013 年 10 月 16 日
摘录自：<http://ent.sina.com.cn/s/m/2013-10-16/17094025301.shtml> ，
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8. 金箏奖 *Golden Wau Awards* 官方面子书。
摘录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GWA2013/about/?ref=page_internal ， 浏览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

9. 〈金箏奖將暂停举办·何宇恆要求表扬化为奖金〉，《东方 Online》，
2017年02月14日
摘录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84574>，浏览于：2017年
10月30日。
10. 〈卡米尔：寻绝佳方式解决 任何事都有可能〉，《中国报》，2016年8月
9日
摘录自：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809/%E5%8D%A1%E7%B1%B3%E7%88%BE%EF%BC%9A%E5%B0%8B%E7%B5%95%E4%BD%B3%E6%96%B9%E5%BC%8F%E8%A7%A3%E6%B1%BA-%E4%BB%BB%E4%BD%95%E4%BA%8B%E9%83%BD%E6%9C%89%E5%8F%AF%E8%83%BD/>，
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11. 李的谔，〈盲人摸象式的不公平印象〉，《东方 Online》，2016年8月11
日
摘录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55628#>，浏览于：2017
年11月1日。
12. 梁友瑄，〈怎样叫“本土”？马来西亚电影政策教了我们什么〉，《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2014年8月20日
摘录于：<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331>，浏览于2017年
10月19日。
13.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官方面子书。
摘录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CFAM2013/about/?ref=page_internal ， 浏

览于：2017年10月30日。

14. 〈王赛之冀电影业者与政府有密切的沟通〉，《辣手网》，2017年2月14日

摘录自：

<http://www.laksou.com/2017/02/14/%E7%8E%8B%E8%B5%9B%E4%B9%8B%E5%86%80%E7%94%B5%E5%BD%B1%E4%B8%9A%E8%80%85%E4%B8%8E%E6%94%BF%E5%BA%9C%E6%9C%89%E5%85%B3%E5%AF%86%E5%88%87%E7%9A%84%E6%B2%9F%E9%80%9A/> ，

浏览于：2017年10月30日。

15. 〈颜炳寿：破坏中庸·“国家电影发展局失职”〉，《星洲网》，2016年8月8日

摘录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5155/%E9%A2%9C%E7%82%B3%E5%AF%BF%EF%BC%9A%E7%A0%B4%E5%9D%8F%E4%B8%AD%E5%BA%B8%EF%BC%8E%E2%80%9C%E5%9B%BD%E5%AE%B6%E7%94%B5%E5%BD%B1%E5%8F%91%E5%B1%95%E5%B1%80%E5%A4%B1%E8%81%8C%E2%80%9D> ， 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16. 〈郑建国：该政策利本地电影·欣慰马来同胞发声〉，《星洲网》，2016年8月11日

摘录自：<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6280> ， 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17. 〈资金不足 金箏奖延办〉，《光华网》，2015年10月29日
摘录自：<http://www.kwongwah.com.my/?p=38118>，浏览于：2017年10月30日。
18. FDAM umum tidak lagi bersama FFM, *Berita Astro Awani*, 2016年8月11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dam-umum-tidak-lagi-bersama-ffm-113671>，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19. FFM: Apa saja filem yang lahir dari negara ini harus diterima sebagai filem Malaysia - Mahadi J Murat, *Berita Astro Awani*, 2016年8月4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fm-apa-saja-filem-yang-lahir-dari-negara-ini-harus-diterima-sebagai-filem-malaysia-mahadi-j-murat-113035>，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20. FFM: Tiada beza filem Bahasa Malaysia atau Bukan Bahasa Malaysia - KP Finas, *Berita Astro Awani*, 2016年8月6日
摘录自：<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ffm-tiada-beza-filem-bahasa-malaysia-atau-bukan-bahasa-malaysia-kp-finas-113165>，
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21. Latar Belakang FINAS, *FINAS Official Website*,
摘录自：<http://www.finas.gov.my/en/festival-filem-malaysia/>，浏览于：2017年11月1日。
22. Norhidayu Zainal, Azalina kini terajui Finas, *Sinar Online*, 2015年6月15日
摘录自：<http://www.sinarharian.com.my/hiburan/azalina-kini-terajui-finas-1.401198>，浏览于：2017年10月22日。

23. Skim Wajib Tayang, *FINAS Official Website*,

摘录于: <http://www.finas.gov.my/services/wajib-tayang/> , 浏览于:
2017年10月20日。

24. Syafique Shuib, FFM 28: Perlukah pembikin filem diasingkan berdasarkan

bahasa? , *Berita Astro Awani*, 2016年8月4日

摘录自: <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hiburan/undian-ffm28-perlukah-pembikin-filem-diasingkan-berdasarkan-bahasa-113013> , 浏览于: 2017年11月1日。

网络视频

1. 龙应台, 《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第五集,

摘录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3VIiB_Cvg , 浏览于: 2017年7月30日